



# 非常年代

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下

[美]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著

尤以丁 刘春发 谷红欣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非常年代

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下

[美]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著

尤以丁 刘春发 谷红欣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年代: 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 / (美) 古德温著; 尤以丁, 刘春发, 谷红欣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7

书名原文: NO ORDINARY TIME

ISBN 978-7-5699-0283-9

I. ①非… II. ①古… ②尤… ③刘… ④谷… III. ①罗斯福, T. (1882 ~ 1945) 一生平事迹  
②罗斯福, A.E. (1884 ~ 1962) 一生平事迹 IV. ① 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5651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 01-2015-2150

NO ORDINARY TIME: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by Doris Kearns Goodwin

Copyright ©1994 by Doris Kearns Goodwi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copyright ©(year)

by Beijing Times- Chines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字版由出版社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

## 非常年代

著 者 | 多莉丝·基恩斯 古德温

译 者 | 尤以丁 刘春发 谷红欣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武 学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张艳玲

装帧设计 | 刘 明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8733105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30

字 数 | 68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283-9

定 价 |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前 言 / 001

第1章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 001

第2章 “舞枪顽童” / 043

第3章 “回到哈得孙” / 075

第4章 “生活在这里太压抑” / 105

第5章 “非常年代” / 140

第6章 “我是个魔术师” / 182

第7章 “我真拿她没办法” / 213

第8章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 255

第9章 “正常营业” / 294

第10章 “一个伟大的时刻” / 331

第11章 “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 / 372

第12章 “两个小男孩玩打仗” / 416

第13章 “我们能帮什么忙呢？” / 481

第14章 “上帝保佑，幸亏有了老弗兰克！” / 519

- 第15章 “我们正在反击！” / 547
- 第16章 “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 578
- 第17章 “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 623
- 第18章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 / 658
- 第19章 “我想睡觉，睡觉” / 699
- 第20章 “焦虑不安” / 730
- 第21章 “老头子仍然胜利了！” / 772
- 第22章 “真是忙得要命” / 802
- 第23章 “回家真好” / 825
- 第24章 “每一个人都在哭泣” / 862
- 第25章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诞生” / 893

尾 声 / 920

资料来源 / 923

被采访者 / 925

参考书目 / 927

致谢 / 955

## 第13章 “我们能帮什么忙呢？”

尽管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公事占据了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日常思维和活动，但是在罗斯福的白宫内，家人和朋友们依旧生活和工作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亲密战壕里，同时它还是一个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小小世界。这年春天，米西·莱汉德搬回到她在三楼的老屋，以期重新唤回昔日在总统心目中的地位；哈里·霍普金斯与上流名媛路易丝·梅西堕入爱河；玛莎公主一次次地前来拜访总统；埃莉诺与乔·拉什的关系似乎依然剪不断，理还乱；而总统呢，尽管待人处世永远是那么的宽容、乐观，但他好像总是游离于众人的圈子之外。

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总统让米西从温泉镇搬回华盛顿，理疗师的治疗开始起作用。她右腿的情况有所好转，可以用拐杖独立行走，拐杖很像总统用过的那根。然而，米西的手臂还没有复原，喉疾亦未见好转，虽然她完全能听懂人们对她说的话，但她自己的话已让人很难听明白。不过，她行走和说话的能力还有一线逐步复原的希望，医生们已确定，如果回到白宫，她康复的进程也许能加快一些。

3月18日上午10点不到，米西抵达家门，立刻被接到她三楼的房间。在那里，莉莲·帕克斯帮她卸下了行李。帕克斯小姐回忆说，米西被灯火管制所用的黑窗帘搞得情绪低落，于是让人安上了白色

的内帘，这样她就可以看不到黑乎乎的窗户了。

米西被安顿好之后，总统来到房间门口欢迎她的归来。他只待了10分钟，因为日程上安排他11点1刻要在办公室会见海军上将金。罗斯福的个性就是避免谈话中夹杂着一连串的故事，但是，不管他说多少话，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留心米西那难以理解的沉默，那突然变化的表情，那灰暗和忧郁的眼睛。这一定是个多少有些令人局促不安的会见，与其说那是一次快乐的团圆，不如说证实了他们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就米西而言，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她和总统曾经有过的志同道合更为重要的了。经历4个月的分离之后，罗斯福那熟悉的微笑，那质朴眼神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慰藉。在过去的10个月间，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严重中风所带来的打击，而现在，在她曾经爱过的男人面前，试图战胜病魔的想法似乎又开始缠绕米西的心灵。

米西的再次出现给格蕾丝·塔利带来了不安。塔利已经取代米西成为首席秘书，直接跟随总统一起工作。她的能力和可信赖水准与米西不相上下，尽管塔利从未享受到米西和总统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轻松的氛围和绝对的信任，但她还是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的权位。与此同时，米西是她的密友，她感到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米西参与白宫的工作。比如，当她得知米西尚能阅读时，格蕾丝便从国务院给米西带来解密后的消息，让她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想让她感到自己仍然跟得上时代。”塔利说。

总统为米西配备了钟点护士，她们给米西送来早餐，把她的轮椅推到有阳光的走廊去吃午餐，并为她守夜，总统偶尔也会来探望她。可是当几个星期过去之后，即使是这些短暂的探访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一个夜晚，事情发生了。米西躲过护士，艰难地来到二

楼。通向总统书房的门微微敞开着，在里面，她看到富兰克林与玛莎公主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护士逮到了她的病人，并把她带回房间。米西在自己屋里一连几个小时低声饮泣。

几个星期过去了，米西的焦虑与日俱增。自己重返白宫，看到总统来去匆匆，而无法参与任何实质性的工作简直令人难耐。她整天等待总统的探访，在总统周围的精英当中，她就像一颗流浪的星星，在白宫四周游荡。“她感到自己无事可做，”塔利说，“她变得越来越沮丧。”莉莲·帕克斯追忆道：她经历了如此黑暗的时期，差不多被自己压垮。这时，她真想把自己扔进火堆。

在征得米西的同意后，人们决定把她送往马萨诸塞州的索默维尔，和她的姐姐安·罗尚一起住。也许在那里，在果园街老屋的阴影下，她能更好地继续康复。5月16日星期六晚上7点，总统在米西的房门前停下来，向她告别。他停留了不足10分钟。在他的书房里，玛莎公主和哈里·霍普金斯正等着他。鸡尾酒会已经开始，接下来是三人晚餐。大钟敲过10点之后，当总统跟玛莎、哈里喝完咖啡后还在休息时，车子已经到了，把米西送回索默维尔阔别20年的家，她将永远不会重返白宫了。

在华盛顿，米西·莱汉德从总统内部的圈子里消逝常常引起人们的追思。一天晚上，在罗森曼的家中，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注意到，大家的话题转向了米西，由于她非同寻常的正义、无私和执著，因而扮演了“极富仁爱的角色”。罗森曼和法兰克福特承认，她的中风是“世界范围的灾难”。罗森曼说，米西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非唯唯诺诺的人，她会反驳总统，告诉他，他的观点不是她所认可的，也不是他所想听到的，但这确实是她真实的看法和信念”。



那年春天，当罗斯福向他母亲在东65大街的房子挥手告别的时候，他感到格外痛苦。这幢老屋保留了太多的回忆。正是在这里，他和埃莉诺开始了他俩早期的婚姻生活；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在脊髓灰质炎康复的头一年；正是在这里，他看望母亲已有将近40年。当搬家的日子临近的时候，罗斯福专程驱车来到纽约，最后一次从这幢房子边经过。威廉·哈瑟特在记录中写道：“得知总统是那样的多愁善感，我察觉到当他把自己从有关生命、诞生和死亡，欢乐与痛苦等等如此纷繁的联想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显得心事重重。”埃莉诺关于这所房子的回忆远不及富兰克林那样实在，可是她在最后一次走过这几间堆满了大桶和盒子的房间时，也体验到一种揪心的感觉。“许许多多的人性的情感，在这些房间的大墙内，被许许多多的人记录了下来，”她写道，“而如果墙能够说话，它会写出一本很有趣的书。”

这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埃莉诺在华盛顿广场29号找到了一处新公寓，她想不管是否住在纽约都要把它买下来。就在萨拉去世前的几个星期，埃莉诺就放弃了她从前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以便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在东65大街生病的婆婆。现在既然萨拉已经去世，两幢房子也已出售，埃莉诺就可以自由地购买属于她自己的公寓。

华盛顿广场的公寓由7个房间组成，一间天花板很高的起居室附带一个烧木柴的壁炉，几排凹进的书柜，上面两扇窗正对着公园的树木和草坪，一间餐厅，一间厨房，三间卧室，其中包括一个连接化妆室的主卧室，一间女佣卧室，三个淋浴间。埃莉诺通常一星期当中有一两天待在城里，对她来说，拥有自己的房子简直是天赐的福气。“当我在纽约市的时候，”她有一次写道，“我感到自己是过着隐秘生活的非官方人员。”然而，恰恰在她很珍惜自己能独立自主的

时候，她还是安装了一架私人电梯，以防总统在他想来时突然造访。

“最后我终于定居在此，”她在给莫德·格雷姨妈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处很好的公寓，有着可爱的风景，特别适合富兰克林，如果他来往的话。”

“从今晚起的一个星期后，你将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开始一种我为之极为恐惧的新生活，”4月16日，埃莉诺在给乔·拉什的信中这样写道。当时拉什即将应召入伍。“我的心有一小部分似乎总是和你在一起，乔。不管你到哪里，你都要带着它，在它的深处，你的思想将和我在一起，不管我走到哪里……有时我想，如果我们已选择爱上了某人，我们就会爱他们甚至超过了爱我们身体里的孩子……”她解释说，尽管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但她和他们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像她跟乔一样的稳定关系，“跟你在一起，我体验到知音和友情，有时偶尔和孩子们在一起也会有这种感觉，但这不一样……”

4月7日，埃莉诺在纽约的布雷沃特饭店为拉什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舞会，“这是一个奇妙的事，”乔的朋友刘易斯·福伊尔回忆说，“突然间来了一封署名ER（埃莉诺·罗斯福的缩写——译者注）的电报，上面说在这个高级饭店里将有一个为乔举办的大型宴会。菜端上来之后，一个七八个人的管弦乐队上场，开始为乔演奏小夜曲。菜肴也极为考究。我们正在战争期间，我想这真让人感觉不是滋味。所有关于乔的多愁善感都转化成了殷勤的服务。”

在白宫的三楼，埃莉诺为拉什腾出一个房间，不管他何时离开，这间屋子都可供他使用。她在书桌上摆了一张放大的拉什照片。“我想要一直看到你，”她解释说。此外，埃莉诺还关照乔给她打

由白宫付费的电话，无论总统是否去了海德公园，而且要明白她对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如果有机会见到你，其他所有的约会都可以放弃！”

拉什前往迈阿密的训练营地之前，送给埃莉诺一个幸运马蹄铁的小模型，她把它系在自己的表链上，“这样它就可以一直陪伴着我，我总是喜欢有你的东西紧紧贴近我。”她乘火车旅行时遇到一群士兵，在那一刻，她会想象看到他的脸庞。“当我仰起头，如果看见你在人群中，这难道不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在白宫，埃莉诺焦急地等待他的信件和电话。“你的电报到了，”她快乐地在笔记中写道，“我该吻吻电报，接到你写的东西我是多么高兴！”

然而，那年春天，埃莉诺并不是乔的生活中的主角。一年多来，乔一直与他在国际学生处的同事特鲁德·普拉特有着暧昧关系。由于特鲁德依然是富翁埃利奥特·普拉特的妻子，而后者威胁说如果她想离婚，就别想要孩子，因此情况相当微妙。在这几个月里，埃莉诺也与特鲁德来往密切，实际上，她似乎不知不觉在其中充当了牵线搭桥的角色，这很像她对女儿安娜和约翰·伯蒂格之间火热的非法恋情中，在他们的离婚已成定局之前所做的那样。在最后的时刻里，她劝说乔和特鲁德，为他们俩提供忠告、友爱和支持，为他们的幽会提供安全庇护。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她写给拉什的信也许反映了自己的亲身经验，“不要接受妥协，特鲁德必须完全属于你，否则你永远不会幸福。”

“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对此确信无疑，可是现在没有确凿可信的历史是使你感兴趣的，所有我认为有用的忠告，就是请求你不要接受分成两半的爱情。”

也许只有和洛伦娜·希克在一起时，埃莉诺才会体验到被专宠的感觉。在她和其余每一个情人当中，她似乎总是三角恋中的第三者。在丈夫和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中间，她是偶然闯入的局外人；在埃丝特·雷普与伊丽莎白·里德之间，在南希·库克和马里恩·迪克曼之间，在安娜·罗斯福和约翰·伯蒂格之间，在乔·拉什和特鲁德·普拉特之间，在富兰克林和米西、玛莎、露西之间，她都是偶然闯入的局外人。

当时希克搬进白宫已一年多，埃莉诺依然对她的旧友保持极为忠诚的关系。“我们的朋友希克还在这里，”汤米向埃丝特·雷普发牢骚说，“招待员们把她称为‘永远的宾客’。”“她不付房钱，不付所得税，不付牙科账单，”汤米斥骂说，“所以她已经干脆不付租金……伊丽莎白会很乐意知道，有一个晚上希科克相当熟练地说着大话，讲她是如何崇拜罗斯福夫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她说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委托我销毁罗斯福夫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我接受了这个指派，可是我没有补充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

埃莉诺一有空就邀请希克和她共进早餐。冬天是在西大厅，夏天则在南福兰达。两位老朋友说个不停，一直等到早餐备好。然后埃莉诺离席去读《纽约时报》。她走到东，走到西，大声读着上面的文章。然后，通常是在10点半或是11点左右，埃莉诺正在埋头处理邮件，希克则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下班回家，她会在埃莉诺的客厅门口停下，两人可以稍谈片刻。希克回忆说，有时候，“如果我来时她正好外出，她会到我的房间里来，坐在我床边，说一会儿话。”尽管紧张的感觉已经淡化，但她俩之间仍保持着默契，两人都喜欢对方的陪伴。

同一年春天，埃莉诺把拉什丢在了军队，希克开始和马里恩·珍妮特·哈伦有了暧昧关系。马里恩比希克小10岁，是毕业于加州大学的高材生，时任美国税务法庭的法官。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出入白宫非常频繁，就连大门的守卫也不再费心盘问她了。

当目睹希克与另一个女人坠入情网，埃莉诺既轻松又难过。从前，当希克需要她时，埃莉诺却不再需要对方，由此给希克带来的痛苦一度使埃莉诺颇为内疚。而得知她的这位朋友现在很幸福时，这种负罪感也随之减轻。毫无疑问，埃莉诺知道希克曾多么热烈地爱过她，而这种爱现已转向他人时，心里不由悄然泛起一股愉悦之情。

战争即将胜利。那年春天，总统一再强调，只有当伟大的美国民主力量挣脱束缚，全国各地的民众才能感到他们的个人才华和能力是共同奋斗的一个基础部分时，就会出现这样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场面：飞机厂的工人组装飞机，船坞的焊工建造船只，西弗吉尼亚州的矿工开掘煤矿，堪萨斯州的农民播种庄稼，机场的飞行员学习飞行，大西洋上的水手机智地避开德国潜艇，太平洋上的士兵与日本军队浴血奋战，罗斯福明白这种挑战将使人民在整个战争期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最后，他在4月底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七点经济计划”，其中包括提高税率、发行战争债券、控制工资和物价、综合定量配给。他在陈述中说，这些计划是为了确保“集体奉献”。在与民众闲聊他的二战时期家庭生活时，他解释过这个计划。罗斯福说，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世界遥远的地方直接与敌人战斗”，或是“在军工厂或造船厂工作”，但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人，每个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同的前线，共同的战役……’，这个前线正是

在家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去建设工厂，购买原料，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提供交通，为士兵、水手和海军提供装备、给养和住房，为战争中无数的需求而忙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金钱，这些金钱比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期花费的都要多得多。”他阐释说，当政府耗费史无前例的巨资时，这些钱将流向民众的银行账户。“如果那些拥有大量现金的民众为了抢购紧俏物资而相互竞标时，这些物资的价格就会上涨。这一点你们不用成为数学教授或是经济学教授也能看得出来。”基于这一理由，制订定额配给和物价控制体系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后来被称作《通用最高价格法令》这一法律的实施，所有的物价将会有效地控制在适合战争时期的范围内。

为了支持他所要求的“集体奉献”，罗斯福讲述了空军上尉休伊特·惠利斯的故事。惠利斯是B-17战机的飞行员，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只有2 375人的小镇，当时他刚刚被授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在一次单独作战中，他击落了日军7架飞机，自己的飞机也被日军洞穿了18个枪眼。在这场敌我悬殊的战斗中，美军轰炸机的一个引擎熄火，一个油箱被击中，氧气设备完全被毁，无线电操作员阵亡，机枪手身受重伤，机械师的右手被轰掉。然而，战斗始终继续着，直到日军飞行中队汽油耗尽后返航。这时，B-17在两架引擎全部报废、实际上已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仍旧返回基地完成了紧急着陆。罗斯福总结道：“在这里，当我们坐在家中认真思考着自己的职责时，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努力想想我们的战士正在树立的榜样。”

10天后，惠利斯上尉出现在波音公司西雅图分公司的18 000名欢呼喝彩的员工们面前。这里正是B-17飞机的产地。在整整一个小时当中，没有铆接机枪的噪音，没有锻锤落下的巨大轰鸣。几个月

以来这里还是头一次停工。全体男工和干轻活的女工都通过喇叭聆听了惠利斯对总统演讲的答词，惠利斯上尉走向话筒时，他首先声明说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托付给了有“空中女王”之称的B-17，以及站在他面前的工人们。“操纵这些飞机的人不想独占所有的赞誉，”他告诉热情的人们，“我想代表我本人，和所有其他或多或少把生命交付给你们的设计和工艺的飞行员们，向你们表示感谢，继续努力工作，和你们在一起我们绝不会输！”

由于需要不断鼓舞民众士气，反击在远东遭受的军事挫折背景，罗斯福在那年4月签署了由詹姆斯·H·杜利德中校指挥16架B-25战机冒险袭击东京的命令。珍珠港事件刚过，总统就告诉他的军事将领们，不管路途有多遥远，必须设法对日本进行一次报复性的突袭，振奋人心的美利坚精神亟待发扬光大。罗斯福估计，如果一次直接轰炸能够击中日本的要害，那么应当制订计划从位于日本海岸线大约600英里处的舰只上发起突袭。这将是重型轰炸机满载炸弹首次从一艘海军航母上起飞。问题在于最大的航母甲板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弹射B-25起飞。

4月18日，突袭的日子。海浪汹涌。杜利德第一个起飞。他启动引擎时，巨大的波涛拍打着甲板，在他双引擎战机的两侧激起一串串猛烈喷射的水柱。如果飞机无法升空，它将有可能坠落在甲板上被船首尖利的边缘切成两半。在航空母舰的远端，飞行甲板上的军官小心翼翼地较量舰甲板的升降，挥动着指令旗作为起飞的信号。杜利德向前推下风门，轰炸机缓慢地沿着甲板蹒跚而行。一位站在附近的海军飞行员大声说飞机不可能完成任务。可是正在此时飞机轮子腾空而起，飞机不需要弹射便已升空。1小时之内，其余15架飞

机也相继升空。

杜利德和他的飞行中队午后不久抵达东京上空。他们扔下了炸弹，然后飞向中国。尽管突袭造成的物质损毁相对较轻，但对日本的心理打击却是巨大的。日本政府曾向本国民众许诺说他们的本土永远不会受到攻击。杜利德的突袭显示出日本帝国毕竟不是无懈可击的。当突袭的消息在全世界传播以后，大家都想知道飞机是从哪里来的。由于暗自得意，罗斯福笑得好开心。“它们来自于香格里拉的秘密基地，”他说。“香格里拉”这个词指的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落的地平线》中的神秘之地。

这是来自太平洋战场的第一个好消息。拥护支持这次行动的电报潮水般涌向白宫。匹兹堡的T.J.戴克玛夫人说：“我希望我的两个参军的儿子也能有这样的机会。”俄勒冈州的詹姆斯·乔登在电报中说：“给我们更多的杜利德，我们将在西部碰碰自己的运气。”就连当初曾对总统的这一“特别计划”表示怀疑的史汀生，现在也同意这次勇敢的突袭已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效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此外，通过一系列怪异的迂回曲折，杜利德的偷袭行动还引发了中途岛海战。当美国炸弹落向日本土地的时候，一手策划珍珠港事件的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上将，下决心阻止未来任何时刻在日本周边地区的渗透。在他的坚持下，日本决定派遣一个由10艘主力舰、4艘航空母舰、17艘驱逐舰共185艘战船组成的绝对优势兵力，来占领中途岛这个通向夏威夷群岛最远的前哨阵地。

如果日本舰队能够抓住美军一丝更小的疏忽的话，那么基本上毫无疑问山本的诡计将会得逞。但是由于海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拥有极为有利的条件，来允许



他调集飞机、航空母舰和战斗人员，在精密、准确的地点和精密、准确的时间里等待突袭。尼米兹于1942年6月4日发起了攻击。正好在日本舰队到达中途岛之前。攻击出其不意地击中了山本，击毁所有4艘日本航母，1艘重型巡洋舰，3艘主力舰，372架飞机，击毙日军水兵35 000名。

根据海军上将金后来的评价，中途岛之战成了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是“日本海军在350年来首次遭受的重大失败。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日本的攻势行动，重新建立了太平洋地区海上力量的平衡”。可是中途岛的胜利被科瑞吉多的战败所抵消。5月6日，尽管美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仍然在此被迫投降。乔纳森·温赖特将军打电报给总统说：“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低垂着悲伤但不是羞愧的头，去见日军司令。”

俄国前线的局势看上去也很凄惨。随着春天的来临，德国人为击败红军发动了一轮新的巨大攻势，德军正向着北部的列宁格勒、南方的洛斯托夫和斯大林格勒迅速推进。为了缓解压力，斯大林要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他强调说，只有在东线和西线同时进攻，才能打垮希特勒。

到了春季，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每天为了第二战场的可行性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在西欧集中大量兵力对于挫败希特勒而言将是必要的，这一点对马歇尔将军和新的作战计划部部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亨利·史汀生的有力支持下，马歇尔与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反对盟军的化整为零。“我们应该去欧洲作战，”艾森豪威尔敦促道，“并且我们应当停止浪费全世界的资源——还有，更糟的是，我们在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要抑制俄国，那么就要拯救中东、印度和缅甸。我们要用空军对西欧发动猛攻，随后尽快展开陆地攻势。”